說郛目録

弓第二十五


遯齋閒覽 范正敏

稗史 佚遠

志林 蘇軾

韋畧 高似孫

鈎玄

窮愁志 李德裕

席上腐談 俞琰


國家圖書館藏善本書之印

○讀書隅見

○用間書 林芳

楮記室 潘塤

判決錄 張鷟



宋 范正敏

名賢

妙齡穎悟

楊大年內翰七歲對客談論有老成風年十一太宗聞其名召對便殿授祕書正字且謂曰卿久離鄉里得無念父母乎對曰臣見陛下一如臣父母上歎賞久之

剛果而和

程丞相琳性嚴毅無所推下出鎮大名每晨起據案決事左右皆惴恐無敢喘息及開宴召僚佐飲酒則咲歌歡諧釋如無間於是人畏其剛果而樂其曠達

野逸

性度寬弘

羅可沙陽之碩儒也性度寬弘詞學贍麗嘗預鄉薦見黜於禮部遂慨然不復有進取意以疎放自適鄉人共以師禮事焉人有竊刈其園中蔬者可適見因躡足伏草間避之以俟其去又有攫殺其雞者可乃携壺就之其人慚悚服罪可執其手曰與子幸全思閒不能烹雞以待子我誠自愧乃設席呼其妻拏環坐盡醉而歸終不以語人人由是相誡無犯年六十七而終

詩談

牧之詩

杜牧華清宮詩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尤膾炙人口據明皇帝紀以十月至驪山至春即還宮是未嘗去

月在驪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詞意雖美而非事實

唐叅軍簿尉

杜甫贈適詩云脫身簿尉中始免捶楚辭韓愈贈張工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杜牧寄小姪阿宜詩云叅軍與縣尉塵土驚勛勳一語不中治鞭箠身滿瘡以此明唐之叅軍簿尉有過即受笞杖之刑猶今之吏胥也

花瑞

楊州芍藥名著天下郡圃最其盛處仁宗朝韓琦



副樞出鎮維楊初夏芍藥盛開忽於蕊中得黃綠葉者四朶土人呼爲金腰帶云數十年間或有一二朶不常見也魏公開宴召三人者仝賞時王禹玉作監郡王荆公爲幙官陳秀公初授衛尉寺丞爲過客其後四人皆相繼登台輔葢花瑞也

證誤

吉貝

閩領巳南多木綿土人蕘植之有至數千株者采其花爲布號吉貝布余後因讀南史海南諸國傳言林

邑等國出吉貝木其花成時如鵝毛抽其緒紡之以爲布與紵布不異亦染五色織爲班布正此種也

通應子魚

莆陽通應子魚名著天下蓋其地有通應侯廟廟前有港港中魚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謂之通印子魚故荆公亦有詩云長魚俎上通三印此傳聞之訛者

朔言無正音

歐公云契丹阿保機李琪集中賜契丹詔乃爲阿布



後有人自朔中歸云朔人實呼爲阿保人以聞之訛余嘗思之蓋其言無正音用華語譯不能無訛謬如漢身毒國亦號捐篤其後改爲乾篤又曰乾竺今遂呼爲天竺矣譯者但取其語音與中國相近者言之故隨時更變而莫能定也

擬古詩

文選有江文通擬古詩三十首如擬休上人閨情云日莫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遂用爲休上人詩故事又選陶淵明田園詩云種禾在東皐苗生滿阡陌

今此詩亦收在陶淵明集中皆誤也

引易緯文

永叔作傳易圖序云予讀經解至引易曰差若毫釐繆以千里之句怪今易無此文疑易非完書且經解所引按王充論注乃易之緯文永叔於易經求之誤矣

雜評

編詩

或問王荆公云編四家詩以杜甫爲第一李白爲第四豈白之才格詞致不逮甫耶公曰白之歌詩豪放飄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於此而已而不知變也至於甫則悲歡窮達發斂抑揚疾徐縱横無施不可故其詩有平淡易簡者有綿麗精確者有嚴重威武若三軍之師者有奮迅馳驟若汎駕之馬者有寂泊閒靜如山谷隱士者有風流醞藉若貴介公子者蓋其詩緒密而思深觀者苟不能臻其閫奥未易識其妙處夫豈淺近者所能窺哉此甫之所以光掩前人而後來無繼也元稹以語兼人人所獨專斯言信矣或

者又曰唐人之呼何以李加杜先而語之李杜豈當時之論有所未當歟公笑曰名姓先後之呼豈足以優劣人哉蓋漢之時有李固杜喬者世號李杜又有李膺杜密亦謂之李杜當時甫白復以能詩齊名因亦謂之李杜取其稱呼之便耳退之詩有曰李杜文章在又曰昔年嘗讀李白杜甫詩則李在杜先若曰遠追甫白感至誠又曰少陵無人謫仙死則李居杜後如此則孰爲優劣如今人呼其姓則謂之班馬呼其名則謂之遷固先時白居易與元稹同時唱和人號元白後與劉禹錫唱和則謂之曰劉白居易之才豈眞下二子哉若曰王楊盧駱楊炯固嘗自言余愧在盧前恥居王後益知稱呼前後不足以優劣人也

晉王遵嘗戲諸葛恢云人言王葛不言葛王何邪恢答曰譬言驢馬豈驢能勝馬邪君若執稱呼以爲優劣將復有以此戲君者矣或者又曰評詩者謂甫歎白太過反爲白所誚公曰不然甫贈白詩云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但比之庾信鮑昭而已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鏗之詩又在庾鮑下矣飯顆

之嘲雖一時戲劇之談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無相忌也

人事

安石遇人談文

舒王退謝金陵幅巾杖履獨遊一寺遇數客盛談文史訓辨紛然公在其側人莫之顧有一客徐謂曰君亦知書乎公但唯唯復問君何姓公拱手而答曰安石姓王衆賓惶慚遽謝而退

修寺焚僧

太平興國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寺且言寺成焚身以報太宗命入內高品衛紹欽督其事紹欽日與僧笑語無間及營繕畢乃積薪于庭呼僧從願僧言願見至尊面謝紹欽不許僧大怖泣告紹欽促令登薪火盛僧欲下紹欽遣左右以杖抑按焚之而退

怒婦離間友愛

姑蘇馮氏兄弟三人甚相友愛其季娶婦逾年輒諷使其夫分異夫怒詬曰吾家義居三世矣汝欲敗吾素業耶婦乃不復言而其仲每對親戚常切齒以語

此婦必敗吾家一日其婦向夫悲泣求去詰之不答固問之始收淚曰妾父母以君家兄弟篤於友義故以妾歸君今仲常欲私我我不敢從每恚怒欲令君逐妾向勸君卜居于外其實慮此使妾不幸爲仲所汚縱君舍恥能忍妾亦何面目以見親族乎季怒遂逼其兄折居而孝友衰焉

## 婦人之妬

婦人之妬出於天性殆不可開諭甚者雖脅以白刃不變也故小說載唐太宗賜房玄齡妻酒事至今以爲口實近世士人中二事尤異皆不欲顯其姓名聞好古通直云四十年前撫州監酒范丞者妻色美而妬范甚寵憚之同輩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謂有告私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寮李供奉平日與范無間素知其妻妬乃戲取官妓奴履密置范卧具中須臾務吏挈衾裳歸妻披衾見履神色沮喪詰吏所以來吏對不知於是泣怨良久因拊心而呼曰天乎吾至是耶乃入室闔戶而寢頃之范還排戶而入則妻奄然死矣又有人任

湖南倅妻生一子始及晬倅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與倅有舊倅爲開宴命妓佐酒妓中有一人差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頃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見鈐吏擎生肉二盤一置倅前一置客前倅愕問其故則其子之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刲肉以獻其忍毒至此

## 六虎

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殘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凡三適人皆不終平生手殺婢十餘人每至夜分嘗聞堂廡間喧呼擊朴之聲同室者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邪命闢戶移榻于中庭乃持刃獨寢於是徹旦寂然人語五虎之威鬼猶畏之也

## 劉喜焚妻

德州軍士劉喜有氣岍嘗出經年妻與一富人子私通夫歸紿語妻曰汝之前事我盡知之吾不能默默受辱於人又不忍問兩情之好汝能令富人子以百金餉我我則使汝詐爲得病而死者載以凶器而送諸野子夜則潛往奔之如是庶可以滅口妻以爲然

因進百金托以疾逝夫乃納妻于棺膠以大釘遂縱火焚之即以身自訴于郡將張不疑奇其節而釋其罪

## 醫巫

田嵒閩人以醫著名尤善治瘵疾察形診候度疾淺深以計所酬之直約定始肯爲治多至五百千少不下百千疾平酬受期以時月未嘗有失嵒後自得瘵疾歷試平日所用之方無一驗者遂死南人信巫有疫癘不召醫惟命巫使行呪禁辛巳年臨江大疫死巫盡死餘人不治多自瘥然則俗巫豈足恃乎

## 柏木中作笛聲

余尚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于林中甚淸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木中出乃伐取以爲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 腸癢疾

傅舍人爲太學博士日忽得腸癢之疾至其劇時往往對衆失笑吃吃不止數年方愈此疾殆古人所未有

## 應聲虫

余友劉伯時嘗見淮西士人楊勔自言中年得異疾每發輒言應答腹中輒有小聲效之數年間其聲浸大有道士見而驚曰此應聲虫也久不治延及妻子宜讀本草遇虫所不應者當取服之勔如言讀至虫丸虫乃無聲乃頓餌數粒遂愈余始未以爲信其後至長河遇一丐者亦有是疾環而觀者甚衆因教之使服雷丸丐者謝曰某貧無他伎所以唯求衣食於人者唯藉此耳

## 腹鳴如鼓

陳子直主簿之妻有異疾每腹脹則腹中有聲如擊鼓遠聞于外過門者皆疑其家作樂腹消則鼓聲亦止一月一作經數十醫皆莫能名其疾

## 嗜酒

鎮陽有士人嗜酒日常數斗至午後飲興一發則不可遏家業由是殘破一夕大醉嘔出一物如古初視無痕皺至常日欲飲時蠕然而起家人沃之以酒立盡至常日所飲之數而止遂投之猛火中忽爆烈爲十數片士人自此惡酒

諸異

登州海中遇晴霽忽見臺觀城市人物往還者謂之海市東坡嘗一見之又歐公嘗過河朔高唐縣宿驛舍夜聞鬼神自空中過人畜之聲一一可辨父老云十年曾晝過縣土人謂之海市高唐去海實遠謂之海市切恐不然舊說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使人因具衣冠向闕而拜須臾風駛舟行遂迷所在又酉陽雜俎云有人掘井深已倍常井數丈不見水忽聞向下車馬人物喧閧之聲近如隔壁出以告州將州將遣數人驗之不誣欲奏其事恐涉怪而止遽令塞之又湘潭界中有寺名方廣每至四月朔日在東壁則照見維揚宮府樓堞居民宇舍影著壁上亦物物可數又家弟公叙曾夜

宿福清紫微院至三鼓忽聞院後讙呼買物之聲正如城市皆是浙音達旦而止明日起視背高山峻壁也寺僧云一歲之中凡數次如此人謂之鬼市陰冥之事蓋有非人意所能測者

## 諧噱

### 頌蝨

荆公禹玉樞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蝨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而笑公不自知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奏輒獻一言以頌蝨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 長年術

莆傅正知杭州有術士請謁蓋年踰九十而猶有嬰兒之色傅正接之甚歡因訪以長年之術答曰某術甚簡而易行他無所忌唯當絕色慾耳傅正俛思良久曰若然則壽雖千歲何益

### 崖州地望最重

丁晉公自崖州遷與客會飲一客論及天下地理謂

四坐曰海內州郡何處最爲雄盛晉公曰唯崖州地望最重客問其故答曰朝廷宰相只作彼州司戶參軍他州何可及也

海南人情不惡

東坡自海南還過潤州州牧故人也出郊迓之因問海南風土人情如何東坡云風土極善人情不惡某初離昌化時有十數父老皆携酒饌直至舟次相送執手泣涕而去且曰此回與內翰相別後不知甚時再得相見

應舉忌落字

柳冕秀才性多忌諱應舉時同輩與之語有犯落字者則忿然見於詞色僕夫誤犯輒加杖楚常語安樂爲安康忽聞榜出亟遣僕視之須臾僕還冕押迎問曰我得否乎僕應曰秀才康了也

鬻壻

今人於榜下擇壻號鬻壻其語蓋本諸袁山松尤無義理其間或有意不願就而爲貴勢豪族擁逼而不得辭者有一新貴少年有風姿爲貴族之有勢力者

所慕命十數僕擁致其第少年欣然而行畧不辭遜既至觀者如堵須臾有衣金紫者出曰某惟一女亦不至醜陋願配君子可乎少年鞠躬謝曰寒微得托迹高門固幸待更歸家試與妻子商量如何衆皆大笑而散

作詩嘗對偶清切 魏

魏達可朝奉喜爲謔談嘗云李廷彥獻百韻詩于一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盡然哀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是廷彥遽起自解實無此事但嘗對屬親切耳

作邀僧夜話詩

許義方妻劉氏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忽一日歸語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時與隣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唯閉戶自守足未嘗履閾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唯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隣僧閒話

汎志

## 複名

東漢人無複名者或以問鄉貢進士方絢絢云王莽時禁用兩字名蓋沿襲所致

## 麻胡

今人呼麻面以佛小兒其說有二朝野僉載云僞趙石勒虎以麻將軍秋爲帥秋胡人暴戾好殺國人畏之市有兒啼母輒恐之曰麻胡來啼聲即絕至今以爲故事又大業拾遺云煬帝將幸江都令將軍麻胡濬汝胡雲用其民每以木鵝爲試鵝流不迅謂濬汝

不深皆抵死百姓惴慄常呼其名以恐小兒小兒夜啼不止呼麻胡來應時止大業拾遺在僉載前當以拾遺爲是或云胡本名祐胡者爲其多髭鬚也

## 李庭珪墨

唐末墨工李起與其子庭珪自易水渡江遷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庭珪始名庭邽其後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庭邽墨或有作庭珪字者僞也墨亦不精庭珪之弟之子文用皆能世其業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應宮用庭珪墨爲染飾今人

間所有皆其時餘物耳有貴族偶誤遺一尤於池中疑爲水所壞因不復取旣踰月臨池飲又墜一金器焉乃令善水者取之併得其異光色不變表裏如新其人益寶藏之

風土

土宜

陝西鳳州妓女雖不盡妖麗然手皆纖白州堤境內所生柳翠色尤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宣城士人李愈云吾鄉有四出問何物答曰漆栗筆窰

動植

禽鳥有智

鸂鶒能勃水故水宿而物莫能害鴟能巫步禁蛇故食蛇啄木遇蠹穴能以喙畫字成符即蠹虫自出鵲有隱巢木故鷙鳥莫能見燕銜泥避戊巳日故巢罔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其巢即銜艾置其巢中燕遂避去此皆鳥之有智者也

鴆

有人任領南官至山寺登厠忽有異禽飛集厠前石上跳躍作聲若巫家之禹步者須臾石裂出一青蛇乃銜之而去見者大駭問寺僧云正鴆鳥也蓋惟食毒蛇乃能成其毒

又

蘄州黃梅山有鴆巢于山巖大木中狀類訓狐聲如擊腰鼓巢下數十步無生艸每春生子能飛乃送山山唯二雌雄獨留此與金山石穴二鴆無異

百勞

百勞一名臯一名賜能捕燕雀諸小禽食之又能禁蛇以其食母不孝故古人賜臯羹又摽其首於木故後人摽賊首以示衆者謂之臯首余嘗偶居北阿鎮小寺寺後喬木數株有臯巢其上凡生八子子大能飛身皆與母等求食益急母勞不能供即避伏荆棘間群子噪逐不已母知必不能逃乃仰身披翅而卧任衆子啄食至盡乃散去就視惟毛觜存焉

毬魚

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人大抵以狀名之朱崖之
傍有物正如鞠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線語味極
肥美土人但呼爲毬魚

種松令偃蓋

蘇伯材奉議云凡欲松偃蓋極不難裁時當去松中
大根惟留四旁鬚根則無不偃蓋



元 仇遠

志孝

刲股批乳

吾里堂溪袁鎮天性篤孝父晚年得心疾體羸幾死
一日刲股肉和湯液以進疾乃愈活十五年而歿家
君諱閒祥值母病經年舁與醫搜藥皆不愈家君炷
香告天刃其右乳奠厥以食僅延母氏數月之命石
門毛良孫父久患腹痛濱死良孫密刲股託他肉以

食之父病尋愈隣家陸氏母病一月危子淬刃批左乳以食之亦愈又有毛婦丁氏養姑甚孝姑病刲股肉作羮食之而痊嗟夫刲肉一也或生或死豈非命耶或者謂割傷股膚爲非孝則過矣夫身乃父母之身也父母病苟可以身代亦爲之矧臠肉之足惜乎古人所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者其意謂鬬狠猖獗殘形之類耳若夫刻所受之肉活幾死之親發於眞情自不容已烏可謂之非孝乎聖人復生不易吾言矣

## 志善

### 富隣還券

天台縣有宋氏家本富後貧鬻廬於隣家作一詩與之曰自嘆年來刺骨貧吾廬今已屬西隣殷勤說與東西柳他日相逢是路人富者讀之惻然即以券還之亦不索其值鄉人嘉其誼

## 志賢

### 謙益

徐司戶逸字無競天台人號竹溪又號抱獨子少與

朱文公爲友公提舉東常平日過天台訪其家燃燈夜話至鐘鳴而別公嘗托無競作謝恩表書曰可放筆力稍低使人見之無假手之意也其受人推奬如此

賢母

淳祐初元浙漕王楚子文遭論罷官以母夫人年高托言得除以悅母意母曰我已知之汝父昔以諫諍忤時相罷去國今汝又如此吾方以爲喜汝復何憂

侵葬塋地

李俗字子列奉化江口人也人有侵葬其先塋或曰請訟之子列曰訟則彼合徙柩也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請合葬猶許之此特鄰逼爾初豈害吾事也況葬已揜藏忍使之暴露邪鄉由賢之

志言

桃符

洪平齋新第後上衛王書自宰相至州縣無不指據其短大槩云昔之宰相端委廟堂進退百官今之宰

杞招權納賄倚勢作威而已凡及一職必如上式末
俱用而已二字時相怒十年不調洪有桃符云未得
之乎一字力只因而已十年間

後學訓

慈湖訓後學云腹不飽詩書甚於餒目不接前輩甚
於瞽身不遠聲利甚於穽骨不脫俗氣甚於痼

理到之言

楊敬仲先生曰仕宦以孤寒爲安身讀書以飢餓爲
進道骨肉以不得信爲平安朋友以相見疎爲久交

理到之言也

志異

狙猿朝廟

道州有舜祠凡遇正月初吉山狙羣聚於祠傍以千
百數跳踉奮擲狂奔疾趨如是者五日而後去次夏
亦如之三日乃去土人謂之狙猿朝廟

志恢

好奇

江西古喻蕭太山好奇之士也名其堂曰堂堂堂亡

曰亭亭越陳持節某提舉江西日蕭延飲徧歷亭
節次觀其扁至洞公因戲之曰此何不名曰洞洞
蕭爲不懌

優戲

至元丙子北兵入杭廟朝爲虛有金姓者世爲伶官
流離無所歸一日道遇左丞范文虎向爲宋殿帥時
熟其爲人謂金曰來日公宴汝來獻伎不愁貧賤也
如期往爲優戲作諢云某寺有鍾寺奴不敢擊者數
日主僧問故乃言鍾樓有巨神神怪不敢登也二
主往視之神即跪伏投拜主僧曰汝何神也答曰鍾
神主僧曰既是鍾神如何投拜衆皆大笑范爲之不
懌其人亦不顧卒以不遇識者莫不多之嗟夫凡人
當困苦之中忽得所謂不低首下心以順承其意則
諂貌諛詞以務悅其心求固其寵惟恐失之伶人以
亡國之餘濱危隣死乃致譏於所欲活之人快其忠
憤亦賢矣哉

罔兩

上虞鄭宰治邑有聲及代去邑人作旗帳餞之其一

云鄭君製錦天下無一封紫詔覲皇都邑人借留不肯住誰能舉網羅斐鳧鄭大喜每有宴集必出示之其弟亦作宰而詩無有餞辭頗以爲羞乃曰此非頌兄之美乃譏兄也鄭即抵雙鴨兩鳧即鴨其意以爲罔兩鴨也兄怒命焚之

諱名

錢大參良臣自諱其名其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遂改云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

咲可咲

宋　蘇軾

太行十居

柳仲舉自共城來搏大官米作飯食我且言百泉之奇勝勸我十鄰此心飄然已在太行之麓矣元祐三年九月七日東坡居士書

范蜀公呼我十鄰

范蜀公呼我十鄰許下許下多公卿而我簑衣篛笠放蕩於東坡之上豈復能事公卿哉居人久放浪不

覺有病忽然持養百病皆作如州縣久不治因循苟簡亦曰無事忽遇能吏百弊紛然非數月不能清淨也要且堅忍不退所謂一勞永逸也

合江樓下戲

合江樓下秋碧浮空光搖几席之上而有茅店蘆屋七八間橫斜砌下今歲大水再至居人散避不暇豈無寸土可遷而乃眷眷不去常爲人眼中沙乎

臨皐閒題

臨皐亭下八十數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嵋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范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以不如君子上無兩稅及助役錢爾

陳氏草堂

慈湖陳氏草堂瀑流出兩山間落於堂後如懸布崩雪如風中絮如群鶴舞叅寥子問主人乞此地養老主人許之東坡居士投名作供養主龍丘子欲作庫頭叅寥子不納云待汝一口吸盡此水令汝作

戲書顏回事

顏回簞食瓢飲其爲造物者費亦省矣然且不免於夭折使回更喫得兩簞食半瓢飲當更不活得二十九歲然造物者輒支盜跖兩日祿料足爲回七十年糧矣但恐回不要耳

辨荀卿言青出於藍

荀卿云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氷生於水而寒於水世之言弟子勝師者輒以此爲口實此無異夢中語青卽藍也氷卽水也釀米爲酒殺羊豕以爲膳羞曰丼於米膳羞美於羊雖兒童必笑之而荀卿以是辨信其醉夢顚倒之言以至論人之性皆此類也

顏蠲巧於安貧

顏蠲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蠲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精神不全蠲願得歸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蠲之賢者也然而太闊道也晩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然有意於肉於車也晩食自美安步自適

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爲哉雖然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惟晩食爲然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蹋之巧也

李邦直言周瑜

李邦直言周瑜二十四經畧中原今吾四十但多睡善飯賢愚相遠如此安上言吾子以快活未知孰賢與否

劉聰吳中高士二事

劉聰聞當爲須遮國王則不復懼死人之愛富貴有甚於生者月犯少微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人之好名有甚於生者

劉伯倫

劉伯倫常以鍤自隨曰死即埋我蘇子曰伯倫非達者也棺槨衣衾不害爲達苟爲不然死則已矣何必更埋

劉凝之沈士麟

梁史劉凝之爲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

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爲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然處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八蜡三代之戲禮

八蜡三代之戲禮也歲終聚戲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禮義亦曰不徒戲而已矣祭必有尸無尸曰奠始死之奠與釋奠是也今蜡謂之祭蓋有尸也虎之尸誰當爲之置鹿與女誰當爲之非倡優

葛帶榛杖以喪老物黃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戲之也子貢觀蜡而不悅孔子譬之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蓋爲是也

記朝斗

紹聖二年五月望日敬造眞一法酒成請羅浮道士鄧守安拜奠北斗眞君將奠雨作已而清風肅然雲氣解駮月星皆見魁標皆爽徹奠陰雨如初謹拜首稽首而記其事

唐村老人言

儋爾進士蘇子雲言城北十五里許有唐村庄民之老曰允從者年七十餘問子雲言宰相何苦以青苗錢困我於官有益乎子雲言官患民貧富不均富者逐什一益富貧者取倍稱至鬻田質口不能償故爲是法以均之允從笑曰貧富之不齊自古已然雖天公不能齊也子欲齊之乎民之有貧富有器用之有厚薄也子欲磨其厚等其薄厚者未動而薄者先穴矣元苻三年子雲過予言此負薪能談王道正謂公從事耶

## 讀壇經

近讀六祖壇經指說法報化三身使人心開目明尚少一喻試以喻眼見是法身能見是報身所見是化身何謂見是法身眼之見性非有非無無眼之人不免見黑眼枯睛亡見性不滅故云見是法身何謂能見是報身見性雖存眼根不具則不能見若能安養其根不爲物障常使光明洞徹見性乃全故云能見是報身何謂所見是化身根性既全一彈指頃所見千萬縱橫變化俱是妙用故云所見是化身此喻

既立三身愈明如此是否

改觀音呪

觀音經云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着於本人東坡居士曰觀音慈悲者也今人遭呪咀念觀音之力而使還著於本人則豈觀音之心哉今改之曰呪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兩家摠沒事

誦經帖

東坡食肉誦經或云不誦坡取水漱口或云一碗本

如何漱得坡云慙愧闇黎會得

誦金剛經帖

蔣仲甫聞之孫景修近歲有人鑿山取銀礦至深處聞有人誦經聲發之得一人云吾亦取礦者以窟壞不能出居此不知幾年平生誦金剛經自隨每有饑渴之念即若有人自跋下以餅餌遺之殆此經變現也道家言守一若饑其默之糧若渴一與之漿此人於經中豈所謂得一者乎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也其教也以修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修善道以煉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爲佛也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畧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煑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美未有絲毫加於煑食時也

贈邵道士

耳如芭蕉心如蓮花百飾疏通藹藹瓏瓏一表時八萬四千此義出楞嚴世未有知之者也元符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書贈都嶠邵道士

記夢參寥茶詩

昨夜夢參寥師携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云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固新矣泉何故新荅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炭詩以紀其事

題李岩老

南岳李岩老好睡衆人食飽下碁岩老輒就枕閱數局乃一展轉云一本云字下曰我始一局君幾局矣東坡曰岩老常用四脚碁盤只着一色黑子昔與邊韶敵手今被陳摶饒先着時自有輸贏着了並無一物歐陽公詩云夜涼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種花碁罷不知人換世酒闌無夢覺始是類也

記道人戲語

紹聖二年五月九日都下有道人坐相國寺賣繡方緘題其一曰賣賭錢不輸方少年有博者以千金得之歸發視其方曰但止乞頭道人亦黠術矣戲語得千金然亦未嘗欺少年也

卓契順禪話

蘇臺定惠院淨人卓契順不遠數千里陟嶺渡海候無恙於東坡東坡問將甚麼土物來順展兩手坡云可惜許數千里空手來順作荷擔勢信步而去

僧文葷食名

僧謂酒爲般若湯謂魚爲水梭花雞爲鑽籬菜竟無

所益但欺而已世常笑之人有爲不義而文之以美名者與此何異哉

付僧惠誠遊吳中代書十二

妙摠師參寥子予友二十餘年矣世所獸知其詩文所不知者蓋過于詩文也獸好面折人過失然人知其無心如虛舟之觸物蓋未嘗有怒者徑山長老維琳行峻而通文麗而清始徑山祖師有約後世止以甲乙住持予謂以適事之宜而廢祖師之約當於山門選用有德乃以琳嗣事衆初有不悅其人然終不能勝悅者之多且公也今則大定矣

杭州圓照律師志行苦卓教法通洽晝夜行道二十餘年矣無一念須有作相自辨才歸寂後道俗皆宗之

秀州本覺寺一長老少蓋有名進士自文字言語悟入至今以筆研作佛事所與游皆一時文人

淨慈楚明長老自越州來始有旨召小本禪師住法雲寺杭人憂之曰本去則淨慈衆散矣余乃以明嗣事衆不散加多益千餘人

蘇州仲殊師利和尚能文善詩及歌詞皆操筆立成不點竄一字子曰此僧胸中無一毫髮事故樂與之遊

蘇州定慧長老守欽予初不識比至惠州欽使侍者卓契順來問予安否且寄十詩予題其後曰此僧清逸絕俗語有璨忍之通而詩無島可之寒予往來吳中久矣而不識此僧何也

下天竺淨慧禪師思義學行甚高諳練世事高麗非時遣僧來予方請其事於朝使義館之美日與講論辨蜂起夷僧莫能測又具得其情以告蓋世有過人者

孤山思聰聞復師作詩清遠如畫工而雅逸愛放而不流其爲人稱其詩祥符寺可久垂雲清順三閣皆予監郡日所與往還詩友也清介貧甚食僅足而久幾於不足也然未嘗有憂色老矣不知尚健否

法穎沙彌參寥子之法孫也七八歲事師如成人上元夜予作樂滅慧穎坐一夫肩上顧之予謂曰出家兒亦看燈耶穎愀然變色若無所容啼呼求去自爾

不復出嬉游今六七年矣後當嗣參寥者

予在惠州有禾嘉羅漢院僧惠戒來謂曰明日當還浙東問所欲幹者予無以荅之獸念吳越多名僧與予善者常十九偶錄此數人以授惠戒使歸見之致予意且謂道予居此起居飲食狀以解其念也信筆書紙語無倫次又當尚有漏落者方醉不能詳也紹聖二年東坡居士書

## 王烈石髓

王烈入山得石髓懷之以餉稽叔夜叔夜視之則堅爲石矣當時若杵碎或錯磨食之豈不賢於雲母餌乳輩哉然神仙要有定分不可力求退之有言我能詰曲自世間安能從汝巢神仙如退之性氣雖出世間人亦不能容叔夜婞直息又甚於退之也

## 三老語

嘗有三老人相遇或問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記但憶少年時與盤古有舊一人曰海水變桑田時吾輒下一籌爾來吾籌已滿十間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棄其核於崑崙山下今已與崑崙山齊矣以余觀之

三子者與蜉蝣朝菌何以異哉

桃花悟道

世人有見古德見桃花悟道者爭頌桃花便將桃花作飯五十年轉没交涉正如張長史見擔夫與公主爭路而得草書之氣欲學長史書便曰就擔夫求之豈可得哉

修身曆

子由言有一人死而復生問冥官如何修身可以免罪荅曰子宜置一卷曆書日之所爲莫夜必記之但不記者是不可言不可作也無事靜坐便覺一日似兩日若能處置此生常似今日得至七十便是百四十歲人世間何藥可能有此効既無反惡又省藥錢此方人人收得但若無好湯使多嚥不下晁無咎言司馬溫公有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予亦記前輩有詩曰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終身守之

錄趙貧子語

趙貧子謂人曰子神不全其人不服曰吾僚友萬乘

螻蟻三軍糠粃富貴而晝夜生死何謂神不全乎貧子笑曰是血氣所扶名義所激非神之功也明日問其人曰子父母在乎曰亡久矣嘗夢見乎曰多矣夢中知其亡乎抑以爲存也曰皆有之貧子曰父母之存亡不待計議而知者也晝日問子則不思而對夜夢見之則以亡爲存死生之於夢覺有間矣物之眩子而難知者甚於父母之存亡子自以神全而不學可憂也哉予嘗與其語故錄之

## 記與歐公語

歐陽文忠公嘗言有患疾者醫問其得疾之由曰乘船遇風驚而得之醫取多年柂牙爲柂工手汗所漬處刮末雜丹砂伏神之流飲之而愈今本草注別藥性論云止汗用麻黃根節及故竹扇爲末服之文忠因言醫以意用藥多此比初似兒戲然或有驗殆未易致詰也予因謂公以筆墨燒灰飲學者當治昏惰耶推此而廣之則飲伯夷之盟水可以療貪食比干之餕餘可以已佞舐樊噲之盾可以治怯嗅西子之珥可以療惡疾矣公遂大笑元祐三年閏八月十七

日舟行入潁州界坐念二十年前見文忠公於此偶記一時談笑之語聊復識之

論貧士

俗傳書生入官庫見錢不識或怪而問之生曰固知其爲錢但怪其不在紙裹中耳予偶讀淵明歸去來詞云幼稚盈室瓶無儲粟乃知俗傳信而有徵使瓶有儲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於瓶中見粟也耶馬后夫人見大練以爲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細思之皆一理也聊爲好事者一笑永叔常言孟郊詩鬢邊雖有絲不堪織寒衣縱使堪織能得多少

石崇家婢

王敦至石崇家如厠脫故著新意色不怍厠中婢曰此客必能作賊也此婢能知人而崇乃令執事厠中殆是無所知也

梁上君子

近日頗多賊兩夜皆來入吾室吾近護魏王葬得數千緡畧已散去此梁上君子當是不知耳

高麗

昨日見泗倅陳敦固道言胡孫作人狀折旋俯仰中度細觀之其相侮慢也甚矣人言弄胡孫不知爲胡孫所弄其言頗有理故爲記之又見淮東提舉黃實言見奉使高麗人言所致贈作有假金銀錠人皆坼壞使露胎素使者甚不樂云非敢慢也恐北有覘者以爲眞爾由此觀之高麗所得吾賜物北虜蓋分之矣而或者不察謂北不知高麗朝我或以爲異時可使牽制北虜豈不誤哉今日又見三佛朝貢者過泗洲官吏妓樂紛然郊外而椎髻獸面



盱船中遂記胡孫弄人語長有理故并記之

## 記過合浦

余自海康適合浦連日大雨橋梁大壞水無津涯自興廉村淨行院下乘小舟至官寨聞自此西皆漲水無復橋船或勸成蜑並海即白石是日六月晦無月碇宿大海中天水相接星河滿天起坐四顧太息吾何數乘此險也已濟徐聞復厄於此乎稚子過在旁鼾睡呼不應所撰書凡一篇語皆以自隨而世未有別本撫之而嘆曰天未欲使從是也吾輩必濟已而果

然七月四日合浦記時元符三年也

送人游浙東

到杭州一游龍井謁辨才遺像仍持密雲圜爲獻龍井孤山下有石室室前有六一泉白而甘當往一酌湖上壽院竹極偉其傍智果院有參寥泉及新泉皆甘冷異常當時往一酌仍尋參寥子妙總師之遺跡見穎沙彌亦當致意靈隱寺後高峰塔一上五里上有僧不下三十餘年矣不知今在否亦可一往

記承天夜游

元豐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

游沙湖

黃州東南三十里爲沙湖亦曰螺師店予買田其間因往相田得疾聞麻橋人龐安常善醫而聾遂往求療安常雖聾而穎悟絕人以紙畫字書不數字輒深

了人意余戲之曰余以手爲口君以眼爲耳皆一時異人也疾愈與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蘄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甘下臨蘭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蘭芽短浸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雞是日劇飲而歸

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爲潭深者碓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匡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煑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

記遊廬山

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見殆應接不暇遂發意不欲作詩已而見山中僧俗皆云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云芒鞵青竹杖自挂百錢遊可怪深山

裏人人識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謬又復作兩絶云青山若無素偃蹇不相親要識廬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憶清賞初遊杳霭間如今不是夢眞個是廬山是日有以陳令舉廬山記見寄者且行且讀見其中云徐凝李白之詩不覺失笑旋入開先寺主僧求詩因作一絶云帝遣銀河一派垂古來惟有謫仙辭飛流濺沫知多少不與徐凝洗惡詩往來山南地十餘日以爲勝絶不可勝談擇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峽橋故作此二詩最後與總老同遊西林又作一絶云横看成嶺側成峰到處看山了不同不識廬山眞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作廬山詩盡於此矣

## 記遊松風亭

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縱步松風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謂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間有甚麽歇不得處由是如挂鉤之魚忽得解脫若人悟此雖兵陣相接鼓聲如雷霆進則死敵退則死法當甚麽時也不妨熟歇

## 儋耳夜書

巳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酤紛然歸舍已三鼓矣舍中掩關熟寢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爲得失問先生何笑蓋自笑也然亦笑韓退之釣魚無得更欲遠去不知海者未必得大魚也

## 憶王子立

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明年余謫黃州對月獨飲嘗有詩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對月醉五美淸夜今日黃州見花發小院閉門風露下蓋憶與二王飲時也張師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復爲古人哀哉

## 記三養

東坡居士自今日已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先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謝魯元翰寄暖肚餅

公昔遺余以暖肚餅其直萬錢我今報公亦以暖肚餅其價不可言中空而無眼故不漏上直而無耳故不懸以活潑潑爲内非湯非水以赤歷歷爲外非銅非鉛以念念不忘爲項不解不縛以了了常知爲腹不方不圓到希領取如不肯承當却以見還

記六一語

頃歲孫莘老識歐陽文忠公嘗乘間以文字問之云無它術唯勤讀書而多爲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懶讀書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擿多作自能見之此公以其嘗試者告人故尤有味

入姑孰有感

不必詩人詩酒苦自詩自酒自苦之地公以其嘗爲嘗者

文酬黃書記一篇山鳴谷應人吹地火作谷響說

緯畧

宋高似孫

食雪

單于幽蘇武置大窖中絕不與飲食雨大雪武卧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段頻破巨羌復寇張掖頻下馬去戰力盡　亦引退且行晝夜食雪四十日陳刪詩食雪天山近思歸海路長王維詩路遶天山雪家臨海樹秋溫庭筠詩紅淚文姬洛水春白頭蘇武天山雪三詩皆用蘇武事而庭筠末句甚奇

旁午

儀禮曰度尺而午注曰一縱一横曰午漢書霍光傳曰使者旁午師古曰一縱一横爲午猶言交横也蓋用此意劉向傳曰螽蝗螽午如淳曰螽午猶言維沓也

乾鵲

詩人以乾鵲對濕螢唯王荆公以爲虔字音見於鵲之疆疆易統卦曰鵲者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淮南子曰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此修短之分也

碧芙蓉頌

顔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芳蕙擅奇水屬練氣紅荷比符縹玉擢麗滄池飛映雲屋實紀仙方名書靈蹟水屬二字全未見人用齊王融謝紫鮮啟曰東越羞實馨乘時之美南荆任土方揖鮮魚之味劉孝綽謝藕啟曰凡厥水羞莫敢相輩水羞二字亦新

箕子名

司馬彪莊子注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茂陵中書

武帝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棺中元康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黨抱犢山採藥於巖室中得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也河東太守張純以箱及書奏上之武帝時左右見之流涕曰此是帝崩時殯物宣帝愴然以書付茂陵宋元憲公詩怪牒汲郡來幽經茂陵聚此事與蘭亭入昭陵相類

笳却敵

晉劉琨在晉陽爲騎所圍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笳賊又流涕並棄圍去

疇爲群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笳而吹爲出塞之聲以動其遊客之思於是賊垂涕而去二公皆以笳聲却敵眞壯士也

獵碣

周宣王石鼓文韋應物韓退之最所贊善如老杜李潮八分小篆歌亦曰陳倉石鼓亦已訛唯歐陽公以爲可疑者三蘇軾載記曰石鼓文謂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所篆周宣王所創獵碣二字甚生蘇氏用此必有所據任昉述異記曰崆峒山有堯碑禹碣

亦用碣字

燒香

佛圖澄傳曰襄國城塹水源暴竭石勒問澄澄曰今當勑龍取水乃置澄上坐繩床燒安息香呪數百言水大至李相之賢已集曰燒香蓋始于此按漢武故事曰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者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唯燒香禮拜

解鳥語

魏尚字文仲高皇帝時爲太史曉鳥語楊宣爲河內太守行縣有群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恭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管輅聞有鳴鵲來在閣屋上其聲甚急輅曰東北一婦昨殺夫牽引西家父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泉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五人來告隣婦手殺其夫許言西家人與夫有嫌來殺我聟

解六畜語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嘗乘蹇馬之野而田間

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曰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馬目竟眇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人白馬先鳴而赤馬應之南謂從者曰此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盲者是吾子也可告之快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者應之其盲果白馬子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東方有國人數數解六畜語蓋偏智之所得矣廷尉沈僧照校獵中道迴還左右問其故答曰國有邊事當選人丁何以知之答曰南山彪嘯所以知爾

## 使酒

漢書曰灌夫剛直使酒不好面諛漢季布任俠有名孝文時召爲御史大夫有言其勇使酒難近宋孔顗使酒仗氣醉則彌日不醒僚寀之間多所凌忽

## 文君誄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死文君爲作誄列女傳曰栁下季死妻自爲誄門人不能損一字古人已如此

重席

戴憑正旦朝賀帝與群臣說經義不通輒奪其席憑重十五席殷亮拜博士諸儒講論勝者賜席亮重席八九

避風

養性經曰治身之道春避青風夏避赤風秋避白風冬避黑風孫思邈論衛生以爲人當避暗風箭風者蓋此之謂也

門多好事

漢張竦以列侯居長安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說書楊雄家貧嗜酒人稀至其門有好事者載酒饌從學李楷述身賦曰座有清譚之客門多好事之車好事二字已見竦傳

麈尾

王導麈尾銘曰誰謂質卑御於君子拂穢靜暑虛心以俟許詢白麈尾銘曰蔚蔚秀格偉偉奇姿荏弱軟潤雲散雪霏君子運之探玄理微陸龜蒙麈尾賦有曰叩易論玄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牘中含道德之

祖此形容揮用之趣獨孤授竹如意賦有曰發奥滌
玄遐鈎獨索亦是形容用處優於龜蒙二公所作全
不似唐人文章麋之大者曰麈群麋隨之皆依麈尾
所轉

日月星

餘整長曆曰衆陽之精上合爲日徑千里周圍三千
里下於天七千里又曰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
天七千里

風流

晉庾翼與殷浩書曰王惠甫先朝風流士也

水精鹽

李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秪有水精鹽金樓子
曰胡中有鹽瑩澈如水精謂之玉華鹽

闕名

禹舜不返葬

劉公原曰大江之南前代要服舜禹廟巡不返葬禹非不尊敬舜也啓非不孝於父也時京在乎廟貌蒐氣則無所不之也秦漢而下崇在墓祭違經棄禮遠事丘墳難以語乎理矣

弟兄永訣

兩浙都轉運使廉希貢中統初平章公之弟累官至

正議大夫余在運幙知公最詳公于顧人讀書畧通大義尤喜讀易爲人沉靜寡言樂善有守至元二十七年七月末旬下血適其兄參政公以事來杭八月日疾革沐浴易衣冠而逝家人舉哀久之忽搖手止哭者延賓謂其參政公曰吾與兄生同胞相離十餘年今幸會於此謂必能永事顏接杯酒之歡數月而別豈一病止此今將永訣奠無一杯飲之相餞乎時久不飲酒參政公于斟酌漿一杯飲之且謂曰吾父去矣大兄去矣平章兄去矣五弟六弟又去矣吾二人各年五十而上死不爲夭汝勿以妻子之故亂汝心汝之妻子吾竭力以恤之汝去之後吾繼汝去矣公言止曰有囑其弟端及其子可忠侍勉以忠孝促合鞴馬既告辭復卧而逝身後家無一錢行臺賻楮幣五十疋乃得歸中山

少陵骨

秘書郎喬中山云至元十年自來東曹掾出使延安道出鄜州土人傳有杜少陵骨在石中者因往觀之石在州市色青質堅樹於道傍中有人骨一具趺坐

若自生成者與石立化以佩刀削之眞人骨也

五不男女

五不男天揵如變半五不女螺文鼓角線

## 窮愁志

唐　李德裕

予頃歲吏道所拘沉迷簿領今則幽獨不樂誰與晤言偶思當世之所疑惑前賢之所未及各爲一論世乎箴而體要謂之窮愁志凡三卷消此永日聊以解憂地僻無書心力久廢每懷多聞之思頗有闕疑之恨貽於朋友以俟箴規

### 文章

魏文典論偁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

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從兄翰常言文章如千兵萬馬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蓋謂是矣近世誥命惟蘇庭碩叙事之外自爲文章才實有餘用之不竭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夫荆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不可以言文章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推於五言爲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或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定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詞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爲弊也甚矣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

爲靈物也余嘗爲文箴今載於此曰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珍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所棄此爲文之大吉也

## 折羣疑相

夫相之相在乎清明將之相在乎雄傑清明者珠玉是也爲天下所寶雄傑者虎兕是也爲百獸所伏然清者必得大權不能享豐富雄者必當昌侈不能爲大柄兼而有之者在乎粹美而已余頃歲蒞淮海屬縣有盱眙而山多珉玉剖而爲器清明洞澈雖水精明氷不如也而價不及凡玉終不得爲至寶以其不粹也清而粹者天也故高不可測清而澈者泉也故深亦可察此其大畧也余嘗精而求之多士以才爲命婦人以色爲命天賦是美者必將有以貴之才高者雖孟嘗眇小蔡澤折額亦居萬人之上色美者雖鉤弋之拳李夫人之賤亦爲萬乘之偶然不如而粹者必身名俱榮福祿終泰張良是也擇士能用此術可以拔十得九無所疑也

## 禱祝

語曰丘之禱久矣又曰祭則受福豈非聖人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鬼神合契無所請禱而禱必感通唯牧伯之任不可廢也失時不雨稼穡將枯閉閤責躬百姓不見若非避羣望則皆謂太守無憂人之意雖在畎畝不絕歎音余前在江南毀淫祠一千一十五所可謂不諂神黷祭矣然歲或大旱必先令掾屬祈禱積旬無效乃自躬行未嘗不零雨隨車或當宵而應其術無他唯至誠而已將與祭必問居三日清心齋戒雖禮未申於洞酌而意已接於神明所以治郡八年歲皆大稔江左移熟謠歌至今古人乃有剪爪致詞積薪自誓精意上達雨必滂沱此亦至誠也苟誠能達天性能及物焉用以肌膚自苦燋爛爲期動天地感鬼神莫尚於至誠故備物不足報功禴祭所以受福余以爲人患不誠天之去人不相遠矣

## 黃冶

或問黃冶變化余曰未之學也焉却無有然天地萬物皆可以至理索之夫光明砂者天地自然之寶在

石室之間生雪床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處中有辰居之象有君臣之位光明外澈採之者尋石脉而求此造化之所鑄也倘至人道與者用天地之精合陰陽之粹濟以神術或能成之若以藥石鎔鑄術則疎矣昔人問楊子鑄金而得鑄人以孔聖鎔冶顏子至於殆庶幾亦猶造化之鑄丹砂矣方士固不足恃劉向葛洪皆下學上達極天地之際謂之可就必有精理劉向鑄作不成得非天意密此神機不欲世人皆知之矣

## 祥瑞

夫天地萬物異於常者雖至美至厲無不爲妖覩宜先戒懼不可以爲禎祥何以言之栢靈之世多鸞鳳丘墳之上生芝草神仙之物食之上可以凌倒景次可以保永年生於丘墳豈得爲瑞若以孝思所致則瞽瞍之墓曾皙之墳宜生萬枝矣何者爲仁孝之瑞唯甘露降於松栢編鹿素烏驪擾不去皆有縞素之色足表幽明之感貞元中余在甌越有隱者王遇好黃冶之術暮年有芝草數十莖產於丹竈之前遇

自以爲名在金格暢然滿志逾月而遇病卒齊中書抗有別業在若耶溪忽生芝草百餘莖數月而中書去世又餘姚守盧君名從在郡時有芝草生於督郵屋梁上五綵相鮮若樓臺之狀其歲盧君爲叛將栗鍠所害置遺骸於屋梁之下並耳目所驗非自傳聞由是而言則褒姒驪姬皆爲國妖以禍周晉綠珠窈娘皆爲家妖以災喬石不可不察也又黃河清而聖人生徵應不在於當世明矣柳谷玄石爲魏室之妖將來之端亦不可不察也是以宜先戒懼以消穀雉雊之變耳

## 喜徵

陸賈偁蟢子垂而百事禁不徵其故何也凡人將有喜兆必垂於冠冕余常思之蓋以人有圓方之形稟五形之氣有生之最靈者也如景如火忽有歊然氣發於圓首之上其榮盛也如陽氣發生烟溟煴煕其變衰也如秋氣索然寂寞沉悴雖不能自覩其鑒明者必可察之唐舉許負疑用此術所以望表而知窮達何以明之淑春愛景必有蟢子垂於簷楹之間

室有明燭膏爐必垂於屏幃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無所逃也

席上腐談

宋 俞琰字玉吾林屋山人

邵康節曰動物自首生植物自根生自首生命在首自根生命在根又曰飛者栖木食木鷹鸇之毛猶木也走者栖草食草虎豹之毛猶草也飛之類喜風而敏于飛上走之類喜土而利于走下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類使之然水類出水即死風類入水即死然有出入之類者蟹鵝鳧之類是也

牛順物乘順風而行則順馬健物遡逆風而行則健

項碎錄云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順也有微風不知所從來但觀鳥之所向

虱陰物其足六北方坎水之數也行必北首驗之果然向見一書云爾今忘其書之名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在山南爲陽在山北者爲陰仲冬日南至仲夏日北至皆日光之所及也是故木之面南者在水則面向上

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何也肝實而肺虛也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鳥木虛實之相反也

爾雅云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左掩右爲雄右掩左爲雌張華博物志亦載此說陶隱君曰鳥之雌雄難別舊云其翼左覆右是雄又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魏伯陽參同契云男生而伏女偃一作仰其軀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褚氏遺書云陽氣聚面故男子面重溺死必伏陰

氣聚背故女子背重溺死必仰走獸溺死伏仰皆然

素問云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注云壁窓戸牖兩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于人是則出入氣也以物投井及葉下翻翻不疾皆升氣所礙也虛管漑滿捻上懸之水固不泄爲無升氣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漑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故曰升降出入氣無不有

予幼時有道人見教則劇燒片紙納空瓶急覆于銀盆水中水皆湧入瓶而銀盆鏗然有聲蓋火氣使之然也又依法放于壯夫腹上挈之不墜即如銅水滿

捻其竅則水不滴放之則滿修養家存神于泥丸則丹田之氣上升蓋神之所至氣亦隨之而住也房中術所謂手按尾閭吸氣嚥津雖得其緒餘而亦不泄

欲知時辰陰陽常別以鼻鼻中氣陽時在左陰時在右亥子之交兩鼻俱通丹家謂玉洞雙開是也

馬病死者不可食食之殺人而肝爲甚醫書云馬火畜也有肝而無膽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

內則云狼去腸狸去脊兎去尻狐去首豚去腦魚去乙鱉去醜鄭氏云皆爲不利人也

魚去乙鄭氏註云魚體中害人者東海鱗魚有骨名乙在目傍狀如蒙篆乙食之鯁人不可出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子謂鄭玄謂乙爲魚骨爾雅則以爲魚腸皆以其爲如篆書乙字之狀也若以狼去腸推之則魚之乙非腸矣乃魚骨也

唐詩云杜宇呼名語巴江學字流蓋以江勢曲折如巴字或謂蛙形象出蚓形象之此皆魚骨象乙之意也陸龜蒙謂鴨能言能自呼其名或謂自呼其名者鴨鵲猶狗亦皆能之豈特鴨與杜宇

古享禮猶今前筵古宴禮猶今後筵杜預曰享有禮貌設几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折俎相與共食

古之素積即今之細摺布衫也荀子云皮弁素積楊倞註云素積爲裳用十五升布爲之蹙其腰中故謂之素積一升八十縷十五升千二百縷蓋細布也

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氏註云織染絲織之釋文云織音志今訛爲注遂稱織絲爲注絲志注聲相近也或爲爲苧絲則又轉訛矣

北方毛叚細軟者曰子氄子謂毛之細者氄溫柔貌
書堯典云鳥獸氄毛是也今訛爲紫茸
幞頭起于周武帝以幅巾裹首故曰幞頭幞字音伏
與幞被之幞同今訛爲僕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綃帕首蓋以紅綃轉其
頭即今之抹額也帕首幞頭本只是一物今分爲二
物
嚮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
想即是今之罟姑也瑣碎錄云柘枝舞本北魏柘枝
之名易拓爲柘易拔爲枝
琵琶又名琵婆唐詩琶字皆作入聲音弼王昭君琵
琶壞使人重造而其形小昭君笑曰渾不似今訛
爲撥四
蔵粟二字豳詩說文蔵作畢朱晦菴曰筆篥元名悲
栗言其聲悲壯也悲觱畢三聲皆相近
古之承霤以木爲之用行水即今之承落也
二十八宿有房日兎畢月烏丹書云烏月兎蓋謂日
月之交也易以離爲日陽中有陰也坎爲月陰中有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此孔明告蜀先主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亦是說有田可以自給蘇老泉亦云洵有山田二頃非凶歲可以無饑有田者眞可以養氣可以立身世有田而喪氣殺身者此又不足道矣若無田而衣食行古之道如孟東野輩韓文公烏得不重拳拳

豫章生在衆木中至七年而後枝蘖始別稗麥生在麥田中其形似麥更無分別及至穟生方知非麥要人物材質之良與不良須待久而後見

文章本眞記風行水上繁星麗天此一說也回旋曲折開闔收縱千變萬化俱要自然與天地萬物相似六經上文章法度極多今姑以詩三百篇一兩字言之便見與天地萬物相似處黍離之詩其一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其二曰彼黍離離彼黍之穗其三曰彼黍離離彼黍之實自苗而穗自穗而實誦此詩者黍之生毓成熟可見矣庭燎之詩其一曰夜如何其夜未央其二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其三曰夜如何其夜鄉晨誦此詩者一夜之漏刻疾徐可聞矣由淺而

深作文最妙若夫感動之情箴規之意與文章法度節奏一步通一步多少涵畜讀之令人神爽如桃夭之詩句法又變其一曰灼灼其華其二曰有蕡其實其三曰其葉蓁蓁字眼上皆有造化作詩者尤不可以不知

開基人君乾卦似之中興人君復卦似之自然其覆露蒼生同一造化也

伊呂之後孔孟最善用兵者孔子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八個字孟子十二個字見得性是如明孫武吳起法累千萬言大段是斯味

余嘗謂王客之間有數等人其上則師其客其次則友其客又其次則客其客下此則與王客胥失矣及見秦少游論袁紹之亡其言曰其亡不在於官渡之敗而在於殺田豐且曰師士者王友士者霸臣士者強失士者憂何秦坑焚之不思耶

靜中所得最多動時所損不少惟能以道爲靜者儘得之矣周孝王元年佛入涅槃是時佛已奔與果法

弟王化未熄佛法未敢彰露自漢以來與徼外諸國通佛法至中國遂大興燬者以南史傳海南諸國致之其莊嚴金碧正如今佛畫去處吳時中朱泰應從事泰應嘗使於訶國泰應謂國中寶貨但人褻露可怪乎師子國乃天竺旁國也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市易鬼神不見其形覘出於珍寶顯其所埋價商人依價取之諸怪事大率如此今中國之人往往奉佛欲死後超生西方極樂世界但未曾致究不知其境耳佛書言語有可取俗人却知之豈知中土即佛土所謂佛國者人多詭怪耶是褻露又無衣冠止有鬼神及龍居之有何可樂緯思所以為佛國者必其人機械心志故也

字亦有義用家耕用亥日蓋亥日之地直土是天倉星以建辰月祭靈星以求農耕靈星是天田星在於辰位故農字從辰陳后山云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為富分貝為貧

作記之法禹貢是祖自是而下漢官儀載馬弟伯封禪記儀為第一其體勢雄渾非雅碎語如畫不可及

也其次柳子厚山水記法度似出於封禪儀中雖能曲折回旋作碎語然文字止於清峻峭刻其體便覺卑薄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太守行曰黑雲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却授帶命邀之

丁巳九月二十一日校畢原本在黃書堂寫校罫第二十卷
中 沅林燈右記



宋 林旁 號石田晚號莫三翁字旦翁一字景初

言非也不言非也當言而言則其言順不當言而言則其言暴不見鐘鼓乎扣之則鳴不扣而自鳴者人莫不以爲異也

或問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壑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康逵有諸曰有無它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古之君子難其難而不易其易

慎言以養其德持氣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

大者莫過於言氣

愛子之道在於教教子之道在於嚴嚴斯成也愛而不教猶不愛也教而不嚴猶不教也區區於飲食服飾者末矣俗所貴我所賤俗所賤我所貴非我異於俗俗異於我也

盡民之力必傷盡馬之力必蹶

事神不如事心心在斯神在舍心而神神有不神者矣

江海爲能大者以其眥衆流而歸虛也是故以謙處

以其卑也

已而後能容人可以理諭而不可以利誘者其唯君子乎小人則知誘而已矣

火非風不然風撲火則息舟非水不行水入舟則沒

國非民不治民怨國則亂

木可雕而病於越度金可鑄而疾於躍冶木越度金躍冶雖有良工巧將安施是故君子養質以成器

不有暴獸無以知麟之仁不有惡鳥無以知鳳之瑞

不有貪人無以知聖之德能以愛妻子之心愛父母則天下無不孝能以愛父母之心愛君則天下無不

忠享萬鍾之祿今不過於一七處萬間之廈卧不盈於一席木不能弃土而生魚不能弃水而活人不能弃信而立天以氣運人以識運鬼神其氣識之變乎

墨魚

或曰海有虫拳然而生用之墨魚其腹有墨游於水則以墨蔽其身故捕者往往迹墨而漁之噫彼所自蔽者迺所以自禍也歟人有恃知亦足以鑒

會友人游山檄語曰人有殘縑敗素繪一山一水愛之若異寶得之必千金至於日與眞景會則畧不加喜毋乃貴僞而賤眞邪行樂之眞今日攷在我輩春雨既霽春風亦和或坐釣於鷗邊或行歌於犢外百年瞬息歡樂幾何肴核盤盂隨意所命毋以豐約拘也檄書馳告盍勇而前

林子夜對客有粉羽飛繞燭上以扇驅之既去復來如是者七八終於焦首爛額猶撲撲必期以死人莫不咲其愚也予謂聲色利欲何啻膏火鑠金有蹈之而不疑滅其身而不悔者亦寧免爲此虫嘆哉噫

余嘗步自横溪有二叟分石而釣其甲得魚至多且易取其乙日亾所獲也乙乃投竿問甲曰食餌同釣

之水亦同何得失之異邪甲曰吾方下釣時但知有我而不知有魚目不瞬神不變魚忘其爲我故易取也子意乎魚目乎魚神變則魚遯矣奚其獲乙如其教連取數魚予咲曰吉哉意成乎道也敢記

丁巳九月十四日校明鈔改郛本多出七條錄之別紙 沅竹記

## 楮記室

### 闕名

#### 李光進

唐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返之曰娣逮事姑具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

#### 宣宗

唐宣宗大中二年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舊例以銀裝車帝令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

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顯弟顗嘗得危疾帝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帝怒嘆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爲婚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

## 鐵雨

至治元年玉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爲赤犬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謠俗號曰鐵雨

## 翟欽甫

翟欽甫金人也衆飲清菴欽甫至衆不之識俾賦清菴欽甫故拙起一句云爲問清菴何以清衆抑手大笑及賦第二句霜天明月照蓬瀛衆失色連賦廣寒宮裡琴三弄白玉樓頭邃一聲金井玉壺秋水冷石田茅屋暮雲平夜來一枕遊仙夢十二瑤臺獨自行衆使始知爲欽甫愧謝延之上坐

## 靈山神

有士人鬱鬱不得志巧夢靈山神以石城饋果對清

明之句示之莫知所謂越十餘年士人成進士謁選得石城令单車造之及縣界宿僧寺中是夜四山燈火燐燐然顧問僧曰是燐燐者爲何曰清明祭墓者耳問寺曰懷果令始嘿理前夢無不合者因借其句成詩云眼前兒女莫關情春若來時草自青夢即是眞眞即夢石城懷果對清明

## 巴寡婦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世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 顧榮

顧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之執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簒位以榮爲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 袁盎

袁盎爲吳相時有從史嘗盜盎侍兒盎知之不泄遇之如初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與侍兒通乃亡歸盎

自驅追遂以侍者賜之及袁盎使吳從史適爲尉司馬中夜引袁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

同而去

判決錄

唐 張鷟

科罪

太學生劉仁軌等省試落第撾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問頭不盡經業更請重試臺付法不伏

劉仁軌青襟胄子黃卷書生非應奇之五行異王充之一覽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春秋一日徒棄光陰文史三冬虛淹歲序有

司試策無鼂錯之中科主者銓量落公孫之下第理合逡巡歛分退坐授銓豈得俛仰自之肆情撾鼓狀稱問頭付晩策自難周銓退者既恨獨遲簡得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驕不可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豸冠奏劾自合甘從馬喙無究何煩苦訴宜從明典勿信浮辭

評允

主爵員外郎梁璨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史大夫李加爲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奪

疏茅建社剪桐開國隆定鬼于昌基茂勤王之令典公侯珪組百代相仍帶礪山河千秋不絕祗和奬鄧四縣東海之功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莫不甘棠教化光宣召伯之風大樹辭榮獨擅將軍之氣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勲李加謀不出凡詎展饑鷹之効無功而祿不可勵勲臣無德而官如何奬朝士昔豕突命賞僞新于是覆亡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並爲爵人失叙錫土無罔目遵操斧之柯豈踵覆

車之轍

辯雪

杜俊對仗遺箭于仗內御史彈付決

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蔭叨居蘭桂之葦故得佩韘龍軒腰鞬鳳闕不能翕肩斂氣對黼帳以兢兢俛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之心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石慶謹厚未著于朝儀鄧通驕淫已塵于國典不恭之罪付衛碏以懲科無禮之從從日磾而訓戒雖仗內落箭未見遺弓律有正條須乃從重彈俱發自合從重而論一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番異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爲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田順提與晉望讓珮汾陽作貳分城叅榮半刺性非卓茂酷甚崔林鞭危窮以振威辱何夏而逞志嚴宣昔爲郊尉雖伏喬玄之班今踐憲司雄飛柱林之位

祁奚舉薦不避親讐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許揚大辟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清塵糺黃魚之濁政貪殘有核贓狀非虛此乃爲國鋤凶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鎰坐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捨

判罷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陜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絹擬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含鷄伏奏轉箸之敏未見稱奇聚米之能無聞擣美張蒼之善笑國用詎肯留儲馮勒之巧計軍儲曾何介意廻長作短異趙達之精心變近成遲殊顧談之屈指蒲陜之布却入漁陽幽易之絹返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類東走之望秦人之情乎緊獨無也細絹稱以納庫麤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以肅頑愚

判留

飛騎將軍劉恭膂力强群弓馬超衆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

上股肱是爲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廓去妖氛曹公之有典韋克寧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鄙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石投人誰當餘勇越稷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驍雄可尚昔子夏喪目猶講授于西河左丘失明亦脩書于東魯殷堪雖眇作牧于江濱丁儀止婚典嗟于魏帝用大捨小棄短從長川澤納汙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以細類爲嫌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大材可錄小疹何傷既要所須宜依舊定

駁正

洛陽人祁玄泰賄司勳令徐整作僞勳揷入申奏大理斷泰爲首整爲從泰不伏

止戈爲武靜亂之嘉謀致果爲毅安邊之茂執疇庸命賞將酬大馬之功書勞策勳用答鷹揚之效祁玄泰奸回是務逞狙詐于干端徐整乾沒爲懷縱狼心于百變勳輝筆注官逐賄成將此白丁揷名黃綬雖復龍蛇共澤善惡斯殊終是鷄鶴同群是非交錯整行詐業泰受僞勳兩並日揚爲非一種雷同獲罪執

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貨求求者元無首從

駁審

山陽公主爲子求内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泒浪咸池七襄之駕既嚴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勲舊竊湯沐之微滋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時聞丞相之男乞衛宮中唯允左師之息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館陶之爲子求郎終無允許若有言有行越可以正除無德無功見季

寧咨濫及宜銓其器藏祭其薦能待得實才方部擇

末減

令史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匹斷絞不伏

王隆忝法趨吏幸列胥徒祿雖給于斗儲官未階于尺木雞卵之饌雖避嫌疑鵝目之錢若爲窺覘每受一狀皆取百文未申疵面之功翻起黑頭之患獵青鳧之小吏觸驄馬之嚴威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

科罪頗涉深文宜據六贓式明三典

案寢

禮部奏海州奏朱鴈集岐州奏白麟見及薦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與否

典朕三禮大舜委于姜尼分敕六經成王任于刑伯建茲歲首實日春官敦叙九族之親欽若五常之教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岐州俯隣八水斜瞻鶩鷲之峯海部近控三山廻嘯鯨鯢之穴陳敬所奏瑞鴈翻朱蓂泰申文祥麟孕素于日羽見若朝輪晶白于霜毛皎同秋練

既無狀驗空有奏章尋烏跡于空察人刑于水鏡刻猿猴于棘刺尚見欺說于天宮誰堪輒信語同捕影不可誣禮狀等繫風知行薦廟管窺其事

案記爲宜